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六十回 粉金剛大鬧茶樓 歐陽德恩收弟子

話說小方朔歐陽德見進來這個人，眼光滿足，氣宇不凡，就知是一位武士英雄。這人坐在西邊那個桌上，跑堂的送過茶來，問要什麼吃的？那人說：「我要兩壺荷葉青，兩壺蓮花白酒，要點菜藕，一碗拌雞絲，一碟亮肉肚，再配兩樣可吃的。」我的家人，叫他在南邊桌上吃去！」歐陽德一聽，說：「吾也要吃的，堂信這裡來，吾也要兩壺荷葉青，兩壺蓮花白酒，要點菜藕，一碗拌雞絲，一碟亮肉肚，再給吾配兩樣可吃的。」跑堂的一聽，這個蠻子和人家學著要菜吃，也是一個不開眼的，這夏天這麼熱，他還穿著件老羊皮襖，戴著皮秋帽，套著兩隻毛窩，可又是穿的單褲，那襪子夠二尺多高，直到護膝。跑堂的也不敢得罪他，照樣把小菜擺上。那個武秀士說：「來！給我一個鹵牲口。」歐陽德說：「來！也給吾要一個鹵牲口。」

那少年瞧了歐陽德一眼，也不在意。二人正在要菜吃酒，忽聽得下面一片聲音，有一人說話也是江蘇口音：「唔呀，救人呀！那王八羔子害了我啦！吾是不能活啦！」喊著便跑上樓來。吃酒的瞧那上樓之人，年約十四五歲，面黃肌瘦，身穿舊灰布大褂，藍布中衣，白襪青鞋，站在樓上，口中連呼：「救人！救人！」歐陽德聽了，問道：「你是哪裡的人？說實話，都有我救你。」那蠻子說：「我是徐州沛縣人，家有寡母，我去歲被人拐騙出來，賣在戲班之內，受人打罵不少，我才逃至外邊，後面有人追趕，班主是宋家堡的神拳教習，名叫尤四虎，綽號賽姚期，他要活活地打死我。」

正說著，忽聽樓下有人說：「瞧見上來啦！必是在樓上，我瞧瞧哪裡去啦。」這一伙有七八個人，都是二旬年歲，身穿紫花布褲褂，青布抓地虎快靴，手執單刀、鐵尺、木棍，趕上樓來。嚇得那少年鑽入桌兒底下，靠在那武士身後，口中直喊：「救命啦！救命啦！他們要帶我回去，必定活活打死！」那二十餘名打手說：「你躲到哪裡去？我們是不能饒你的，把你帶回去交給尤大太爺辦理。」那武士員站起來說：「你等是哪裡來的？這個人多少身價？我給你們身價銀子。」那幾名打手說：「你少管閒事，我們是宋家堡的教習尤大太爺那裡的。這孩子是我們教習用三千兩銀子買的，你留下不成！你是外鄉人，趁早別多管閒事。」武士員說：「我是不能不管，你趁早回去，叫你家主人來見我。」那些打手說：「你姓甚，叫甚名呢？」武士員說：「我也不必告訴你等我姓什麼，見了姓尤的再說，如要帶人，你幾個是帶不去的。」那二十餘名打手倚仗著人多，說：「你這個人好不要臉。」擺兵器往前要打。那武士員一陣冷笑，把外褂子一摔，舉起椅子，照定那些打手打去，那幾個打手也舉木棍相迎，打了幾個照面，把那些打手打得頭破血流，各自逃走。跑堂的說：「大爺你快些走吧！這些人回去，必請他們的頭目來報仇雪恨，倘被他等拿住，你命休矣！我是金石之言。」

這裡離宋家堡五里地，少時就能來，此處明化鎮無人敢惹他。」

武士員說：「我也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也不必多管。」跑堂的也就閉口不言了。

歐陽德很佩服這個人。武士員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快些

出來，不必害怕。」那少年即從桌子下爬出來，跪於地說：「小人姓武名杰，乃徐州沛縣武家莊人氏，先父早故，母親在堂守寡，我在學堂讀書，被本莊的拐子把我拐騙出來，賣在戲班之內。班主是賽姚期尤四虎，把我打了幾次，我實在受刑不過，才跑了出來，只求老爺大發慈悲，救我出此火坑，得脫活命，你老人家就是我重生父母。請問恩人貴姓大名？以後報答。」武士員說：「我姓徐名勝，表字廣治，綽號人稱粉面金剛。我原籍徐州沛縣，今移浙江會稽縣居住，一向隨父宦游浙江地面，此事你不可驚怕，都有我哪！」當時小方朔歐陽德在旁邊細聽，才知道是未過門的師妹的女婿，素有英名，受過高人的傳授，乃有名人焉。連忙站起身來說：「唔呀，原來是徐爺，我久仰大名，今幸相會。」徐勝說：「朋友你貴姓啊？」歐陽德說：「我姓歐陽名德，綽號人稱小方朔。」徐勝說：「原來是鎮南方小方朔歐陽兄長，我失敬了，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相會，乃三生有幸。兄長從哪裡來的？」歐陽德說：「由河南省城來的。仁兄今欲何往？」徐勝說：「我投奔河南巡撫彭大人那裡去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在他衙門作幕，當折奏先生，姓馮名全奎。」歐陽德說：「這裡有這麼一件美差，也算奇功。」

但有一件，你附耳過來！」徐勝走至近前，歐陽德說：「宋家堡賽沈萬三宋仕奎家中，有招賢館，私立教場，有莊丁數百名，欲圖謀不軌，肆意反叛。你到招賢館投賢，作為內應，我再叫幾個人來幫助你。待起手之時，你先給官兵送信，大約可剿滅叛黨，一個不留。」徐勝說：「這個孩子你收他作個徒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歐陽德說：「好！你把他交給我，我將他送回家中，還要回來助你一臂之力，十日後再見。我帶他去也！」徐勝說：「飯錢我都給了。」歐陽德說：「知己不謝，吾帶他走了。」徐勝說：「你二人走吧！」歐陽德帶他出門去了。

徐勝把酒飯錢先給了，把家人徐富叫過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把馬匹行李全帶往開封府城內，在奎元店等候。」自己換了一身便服，暗把短鏈銅錘帶在身上，把刀放在桌上，把長大衣服包好了。忽聽外面有人喊道：「把那該死的小輩拉下樓來，將他碎屍萬段！」徐廣治一聽，手拉單刀跑下樓來，見正西來了有三十餘人，各執木棍鐵尺。為首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頭大項短，濃眉大眼，身穿青洋縐中衣，藍綢短汗衫，足登青緞抓地虎快靴，面皮微黑，手拿折鐵樸刀，正是賽姚期尤四虎。後跟的人都是打手。內有方才跑回去的人說：「教師爺，頭前那個人就是留下咱們孩子的，千萬別放他走了。」尤四虎掄刀直刺徐勝，徐勝急架相迎。二人鬥了有兩刻工夫，徐勝一刀把尤四虎的刀磕飛，又一腿踢在尤四虎左腿之上，翻身栽倒。尤四虎說：「好小子，焉能與你甘休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徐勝說：「小子！你爺爺叫粉面金剛徐勝，字廣治，你只管邀人去。」

尤四虎立刻爬將起來就跑。那三十多名打手見教師不是對手，他們也就不敢動手，各自逃生去了。那些瞧熱鬧之人，無不喝采說好。

徐勝立刻手拿單刀，出了明化鎮，竟奔宋家堡而來。五六里之遙，片刻已到宋家堡的莊門。見這座堡子城方圓四里地，有四面的莊門，這東門外算是一條買賣街。這座堡子生人不叫進去，無人引見也不許進去。徐勝原打算進招賢館，到了東莊門，舉步往裡就走，只聽門房裡該值的人說：「往哪裡去？你姓什麼？」徐勝一看，路北五間門外，站有七八個莊丁在攔阻他，問他找誰？徐勝說：「你不認識我嗎？我常來找你們教習的，我姓徐名雙。」那些莊丁瞧徐勝是個練武藝的樣子，也不知他來過沒來過，聽他說與教習有往來，便不敢得罪他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請進去吧！」

徐勝混進宋家堡，看那街道平坦，往西有一里之遙，南北也有鋪戶不少，作買賣的皆是宋仕奎的人。到十字街西邊，路北大門裡面，房屋甚多，都是樓台亭閣，門外有上馬石兩塊，大門橫掛一塊匾，上寫泥金大字，是「策名天府」。路南一座大門，是演武廳和招賢館。十字街東，路北有一座茶園，字號是「綠野山莊」，坐北向南，門外高搭天棚，內裡是五間樓。

樓上有對聯一副，寫的是：平生肝膽憑茶敘，不是英豪仗酒雄。

下面門首，亦有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三山半落青天外，千里相思明月樓。

那天棚下有幾張桌兒，甚是清淡。徐勝又不知招賢館在哪裡，自己便坐下來要了一壺茶。跑堂的上下看了徐勝兩眼，心中說：「這個人不是我們的人，好眼生！」徐勝細瞧這堡子城內，修得十分整齊，房屋也蓋得齊整，栽種著各樣樹木，柳樹蔭濃，芙蓉開放，真另有一番氣象。茶樓上面，樓窗滿開，周圍安置各式花盆，內有各種時樣鮮花。天棚外東西兩棵大垂楊柳，涼風陣陣。雖是暑熱之時，一進天棚卻目爽神情。徐勝看著各處景致，忽見正面來了有一百多人，尤四虎率領著，各穿藍號衣，上有「白月光」，寫的是「宋家堡莊兵，守望相助」。

徐勝知道是找他打架的，不慌不忙，立刻把長衣服脫下來，包在包袱內，係在腰中，手提單刀，要和這一百多名莊兵分個高低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